

東都事畧卷第三十一

列傳十四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也父仁謙周太子賓客居正少好學
有大志爲人方重不事苛察舉進士晉華帥劉遂凝辟爲從事其
兄遂清領邦計以爲鹽鐵巡官改度支鹽鐵推官遷右拾遺桑維
翰爲開封尹以居正爲判官漢史宏肇領侍衛親軍威震人主殘
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居正疑其
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也逮捕吏鞫之具伏以吏抵
法宏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仕周爲三司推官知制誥遷左諫
議大夫使滄州定民租擢拜刑部侍郎宋興遷戶部侍郎出知許
州入爲樞密直學士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有亡卒數千爲盜
監軍使疑城中釋子爲應欲盡殺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擒賊首

汪端詰之乃知釋子千數無與謀者咸賴以得免乾德初加兵部侍郎初置參知政事命居正及呂餘慶爲之久之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發運使又監修國史受詔監修五代史開寶六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太原還進位司空薨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諡曰文惠咸平二年以居正配享太宗廟廷

呂餘慶幽州安次人也名犯太祖諱遂以字稱父琦晉兵部侍郎五代史有傳餘慶以蔭補千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戶曹掾忠武軍推官鄴縣令濮州錄事參軍太祖節制同州餘慶爲從事太祖歷潯許宋三鎮並在幕府及卽位召拜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知開封府遷戶部侍郎荆湖平知潭州改襄州遷兵部侍郎知江陵府遂以本官參知政事蜀平知成都府以執政莅藩自餘慶始也加

吏部侍郎歸朝兼劍南荆南發運使開寶六年引疾求罷除尚書
左丞卒年五十八贈鎮南軍節度使太祖幕客餘慶居其先趙普
李處耘首大用餘慶畧不介意及處耘被黜同列欲共排之太祖
問處耘以實對餘慶執政時會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仍力爲
辨釋人稱其長者餘慶重厚有守所至以寬簡治至道中以弟端
爲宰相特贈侍中

端字易直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在周爲直史館建隆初
遷太常丞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遣西上閣門使郝崇信使
契丹以端爲之副八年以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爲政清簡人用
便之秦王廷美爲開封尹召拜考功員外郎開封府判官太宗征
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當扈
從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託執

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移汝州復爲太常丞出知蔡州入
知開封縣爲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
自若人服其量遷大理少卿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爲開封尹
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端坐禫贊無狀左遷衛尉少卿淳
化四年復故官爲樞密直學士拜參知政事擢戶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端歷官四十年始大用太宗常恨任用之晚端持重
識大體同列奏對或多異議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經
呂端裁決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嘗獲其母矣至是太宗欲
誅之獨召寇準與之謀宰相不與也端謂準曰陛下戒君勿言於
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
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
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爲如何準曰陛下以爲然

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端卽入奏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桮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陛下今日殺之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而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其策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眞宗卽位加右僕射監修國史初太宗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問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邪乃迎太

子立之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
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尋罷昌齡貶忠武軍司馬繼恩
均州安置且除名流潯州端身體偉大凡加體貌必見拱揖爲納
陛升殿以疾求罷除太子太保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曰正惠端
有器量而性寬厚雖經擯斥未嘗以得喪介意始李維清自樞密
改中丞意端抑已屢遣人訟堂吏過又彈端久在病告端曰吾直
道而行無所愧也端之孫誨自有傳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也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代孫少通經
史避祖諱不應進士舉以三傳賜第太祖領宋州節制熙古爲節
度判官及受禪召爲左諫議大夫知青州遷刑部侍郎知鳳翔府
移秦州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加端明殿學士開寶五年召拜
參知政事以戶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熙古好學明

陰陽象緯書雖通顯自奉養若寒素云

沈倫字順宜開封太康人也名上一字避太宗舊名去之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制辟在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從焉太祖受禪授戶部郎中使吳越歸奏便宜事太祖嘉之遷給事中爲陝西轉運使王師伐蜀諸將以賄敗倫歸篋中惟圖畫而已擢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開寶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荆南劍南發運使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太宗親征太原以倫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加左僕射七年盧多遜敗坐與多遜同列責工部尚書請老復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贈侍中諡曰恭惠倫清介在相位自守而已徵時娶閭氏無子妾田氏生子及貴以田氏爲正室搢紳非之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也父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調

新鄉簿復舉進士爲校書郎集賢校理仕周累至司封郎中洪文館直學士出爲河南令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制誥卽告老授少府監致仕多遜舉進士爲祕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改左補闕知制誥太祖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開寶六年拜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初趙普爲相多遜屢短之于上前普由是罷相父億不以爲然每歎曰彼元勳也而小子毀之吾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多遜旣執政億愀然不樂謂人曰家世儒素一日富貴暴至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未幾億卒詔多遜起復多遜博涉經史善伺人主意太祖好讀書每遣使取書史館多遜伺知卽通夕閱視詰朝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太祖寵異之太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平太原加兵部尚書多遜

在相位趙普之子及其親屬多爲所抑初普出鎮河陽上章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閒然矧昭憲皇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於宮中至是普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太宗於宮中訪得之因感悟卽留爲相多遜益不自安七年有告多遜遣堂吏趙白告秦王廷美願盡心事大王秦王亦使涓人樊德明報多遜曰丞相言正會我意普因發其事遂罷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百官議太子太師王溥等以爲大逆不道當死太宗貸之追削官爵并其家流崖州白德明皆坐誅卒于流所年五十二其家徙于容州又移置荆南仁宗時追復工部侍郎

臣傳曰太祖皇帝之於趙普也君臣相與之際深矣多遜以其區

區之私而擠之普旣去位爲多遜者亦可已矣而猜譖之謀復用
於太宗之世不旋踵而致敗彼豈不知太宗之深念舊勳者爲如
何哉犯五不韙而以伐人此君子知息之將亡也多遜之謂矣
宋琪字叔寶范陽薊人也晉天福中在契丹舉進士登第幽帥趙
延壽惜其自陷虜廷辟爲從事會契丹猾夏延壽至京師其子贊
爲河中節度使又鎮晉陽皆辟琪爲記室贊鎮盧州爲觀察推官
國初贊改鎮陽延安二鎮皆以琪爲從事召拜左補闕開封府推
官太宗爲開封尹禮遇甚厚出知龍州移閩州召還稍遷至太常
丞出知大通監以都官員外郎知廣州將行對於便殿太宗以藩
邸舊僚留判三司與三司使王仁贍廷辨事坐責兵部員外郎俄
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惟琪而已自是不復置也太平興國八年
拜右諫議大夫爲參知政事是歲太宗將用工部尚書李昉參預

大政以其先入乃超遷兵部尚書未幾與昉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琪自庶僚一歲中爲宰相其速如此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與宣徽使柴禹錫請盧多遜舊第太宗惡之遂罷相太宗耕籍田進吏部尚書拜右僕射卒年八十贈司空謚曰惠安琪有更能而寡學識好詼諧無大臣體在相位百執事謁見或有干請必面折之

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也周時舉進士太宗初領秦寧節度辟爲掌書記及尹開封又辟爲推官授右拾遺遷左補闕出爲忠武崇義二鎮掌書記太宗卽位召還復爲左補闕出知潭州擢兵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遂拜僉書樞密院事僉書始于此太宗征河東從至鎮州遷給事中樞密副使太宗還京師遷刑部侍郎未幾拜戶部尚書樞密使以疾求解機務除左僕射卒年五十七贈侍中

東都事畧 卷三十一
諡曰元懿與薛居正配享太宗廟延熙載有文學立朝無顧避喜
稱薦善人有長者之譽予中立

中立字表臣年十三喪父朝廷以中立爲供奉官十八獻文改光
祿寺丞遷殿中丞家富於財悉推與諸父久之除直集賢院累擢
知制誥翰林學士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以戶部侍郎罷爲
資政殿學士轉大學士遷吏部侍郎以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卒
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諡曰文定初中立家產歲入百萬至死之
日不能給喪具仁宗聞而憫之賜以白金三百兩中立性疎曠少
威儀善諧謔時人以鄭棨方之頗諳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請老
于家客至其門者必延飲非醉不得去

東都事畧卷三十二

列傳十五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也父超仕晉爲集賢院學士昉以蔭補太廟齋郎舉進士爲祕書郎直洪文館改右拾遺周宰相李穀將兵征淮南以昉爲記室參軍師還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國初遷中書舍人罷爲給事中王師平湖湘以昉知衡州陶穀誣奏昉爲親屬求東畿令太祖召問張昭昭老儒氣直免冠上前言曰穀罔上太祖疑之乃出昉爲彰武行軍司馬召還復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與盧多遜同直立多遜下太祖卽日拜昉爲直學士立多遜上坐貢士所取失當左遷太常少卿明年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盧多遜攻趙普之短太祖以問昉昉曰臣書詔之外它無所知太祖默然加工部侍郎從太宗征太原拜工部尚書遷承旨太平興

國八年改文明殿學士遂除參知政事是歲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中書侍郎太宗嘗語輔臣曰朕何如唐太宗皆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何太宗之足云昉獨無言徐誦白居易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拱手曰朕不及也昉請復時政記先進御然後付史館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端拱初罷爲右僕射時契丹犯邊詔羣臣各上禦戎之策昉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爲言時論韙之淳化二年復相四年罷上章引年拜司空致仕至道元年正月望太宗御乾元樓觀燈召昉賜坐於御榻之側太宗親酌御罇飲之顧謂侍臣曰李昉可謂善人君子矣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曰文正昉温和循謹爲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園亭又葺郊外宴游之地多蓄聲妓娛樂親友與張洎盧多遜善而薄張佖太宗嘗問多遜所爲昉頗爲辨釋太宗曰多

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誣張洎草昉罷相制深攻其短而張昉時時造其第或以問昉昉曰我爲廷尉獨李公未嘗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可見也昉官至給事中子宗諤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旣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真宗卽位拜起居舍人從幸大名上疏曰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宸筭廟謀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請陛下益兵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爲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爲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垂困興言及此誠可歎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才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

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匈奴犯塞，車駕親征，曾不聞出一人一騎爲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利兵，欲安用哉？臣以爲臨軍易帥，拔卒爲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時也。惟陛下圖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鑿上都垂衣，當寧豈不盛哉？遷知制誥景德二年，爲翰林學士，官至右諫議大夫。卒年四十九。真宗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有李濬者，與宗諤齊年。後一日生，其卒亦後一日。濬字德明，冀州人。父超爲禁卒，從潘美掌刑刀，美者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者。人謂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宗諤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集四十卷，又有家傳談錄，行於世子昭述。官至翰林侍讀學士。昭遘天章閣侍制。